



瑶学丛书

主 编：奉恒高

副主编：朱 华 谢尚果 吴尽昭 玉时阶

盘瑶与蓝靛瑶仪式 音乐文化研究

杨民康 吴宁华 著

PANYAO YU
LANDIANYAO YISHI
YINYUE WENHUA YANJIU

民族出版社



非
外
借

盘瑶与蓝靛瑶仪式 音乐文化研究

杨民康 吴宁华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盘瑶与蓝靛瑶仪式音乐文化研究/杨民康,吴宁华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6.9

(瑶学丛书/奉恒高主编)

ISBN 978-7-105-14563-8

I. ①盘… II. ①杨… ②吴… III. ①瑶族—宗教仪式—
宗教音乐研究—中国 IV. ①J6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4340 号

策划编辑:虞 农

责任编辑:唐海琴

封面设计:翟跃飞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pub.com>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18.75

定 价:58.00 元

ISBN 978-7-105-14563-8/J·738(汉 37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瑶学丛书

主 编：奉恒高

副主编：朱 华 谢尚果 吴尽昭 玉时阶

办公室主任：玉时阶

瑶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本丛书系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资助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

主 任：奉恒高

副主任：卢献匾 朱 华 谢尚果 吴尽昭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玉时阶 卢献匾 朱 华 许立坤 吴尽昭

奉恒高 范宏贵 胡牧君 莫金山 俸代瑜

谢尚果 蓝怀昌

抢救瑶族文化遗产 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瑶学丛书》总序

在《瑶族通史》即将出版的同时，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陆兵同志批准，由广西民族大学组织编写的《瑶学丛书》正式与读者见面了。《瑶族通史》和《瑶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是瑶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新成果，是海内外瑶族同胞的一件大喜事，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光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瑶族人民与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还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珍贵的遗产。从1998年以来，我们酝酿并着手编写《瑶族通史》，就是为了抢救瑶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使其得以发扬光大。经过7年多的努力，通史初稿终于编写完成，并将交付出版社出版，这是瑶族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那么，《瑶族通史》将出版了，怎么还要编纂出版《瑶学丛书》呢？应该说，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早在编写《瑶族通史》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只因当时考虑资金、人力等方面的原因，此事就搁下了。我经过这些年参与编写《瑶族通史》，深切地感到，瑶族的历史文化，是瑶人的根，是这个民族的魂。在编写通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瑶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实事求是的挖掘、总结、梳理和升华，从中发掘瑶族文化的内在规律，建立瑶学的理论体系，是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编写丛书绝不是凭主观愿望或一时感情的冲动，而是综合考虑了方方面面的情况，根据瑶学研究的状况以及需要和可能而提出来的。

编写《瑶学丛书》是国内外瑶族同胞，特别是从事瑶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迫切愿望和要求。瑶族历史悠久，文化独特丰富，一向为国内外专家、

学者所关注。在编写通史的时候，曾花了很大的力气搜集、整理瑶族历史文化资料，进一步弄清了瑶族的族源、瑶族的形成和发展等历史问题，为编写好通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科学依据。但是，瑶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通史中只能从整体上进行叙述，通史的基本特点就是强调贯通古今，突出一个“通”字，能“通”方方面面。而瑶族支系复杂，各支系的独特传统文化受《瑶族通史》篇幅的限制，难以全面、系统地编写进去。因此，要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好瑶族各支系的历史文化以及历史上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并编纂出版，留给后人，就要通过编写《瑶学丛书》来完成。我们编纂出版《瑶学丛书》，主要考虑在编写《瑶族通史》的基础上，对瑶学研究的基础资料进一步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搜集、整理，对各个学术专题开展研究，重点是对各支系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使瑶学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初步建立完整的瑶学科学体系。同时，我们还考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在学术上有造诣和较大影响的专家、学者，年事已高，瑶学研究有待培养后继人才。因此，通过编写丛书，无论是对抢救瑶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是培养瑶学研究人才，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瑶学丛书》是继承、弘扬瑶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激励瑶族后人的需要。瑶族人口多，分布广。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瑶族人口达320多万人，其中中国瑶族人口263万余人，分布在我国南方的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6个省（区）的134个县（市）内，居住非常分散。那么，我们瑶族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分散格局呢？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瑶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据有关资料记载，从先秦开始，瑶族先民就遭受历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歧视，走上了不断迁徙的坎坷道路，受尽了人间苦难，被迫进入高山密林，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定居下来。瑶族是一个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民族，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战天斗地，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保持了民族的特点和活力，发展了自己，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地挖掘、整理和研究瑶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总结、弘扬瑶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瑶学丛书》是促进瑶族地区实行对外开放、与国外瑶胞开展文化交流的需要。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居住在国外的瑶族有60多万人，

分布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居住在越南、美国和泰国等地的人口较多。据有关调查资料反映，这些瑶族都是明、清以后陆续从中国迁徙出去的，他们在血缘、文化和思想感情上与国内各支系瑶族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居住在国外的瑶胞也非常关心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常回国寻根问祖，旅游参观，频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互访活动。因此，在编写好《瑶族通史》的同时，编好丛书，让海外瑶胞了解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这对促进国内外瑶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瑶学丛书》是促进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等方面的原因，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上的失误，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代文化教育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现在党中央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对瑶族地区是个难得的机遇和挑战。组织专家、学者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将研究成果纳入《瑶学丛书》的出版计划，这对指导瑶族地区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瑶族人民尽快走上富裕之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因此，有组织、有领导地编写《瑶学丛书》，抢救瑶族文化遗产，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举措。

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是为瑶族人民办的一件好事、实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但是，《瑶学丛书》是一项涉及瑶族历史文化的系统工程。因为瑶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历史悠久，居住分散，资料欠缺，要实现编写丛书的目标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参与《瑶学丛书》撰稿的专家、学者，必须根据《瑶族通史》提出的基本观点，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弄清基本史实。正确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把握好瑶族同胞的历史

脉搏、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要以扎实的作风、谦虚谨慎的态度，把丛书编写好，让各方面都能接受，都满意。

本丛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安排的课题，得到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重视和支持，瑶学的专家、学者不仅有瑶族，还有汉族和壮族等其他民族，大家都踊跃撰稿，体现了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民族出版社在编辑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谨此一并表示感谢！

奉恒高

2005年12月19日写于南宁

2009年9月19日于南宁修改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编 盘瑶仪式音乐文化

第一章 还盘王愿仪式音乐活动实录	(15)
第一节 田林盘瑶还盘王愿仪式	(15)
第二节 贺州盘瑶还盘王愿仪式	(51)
第二章 婚礼、葬礼仪式音乐活动实录	(73)
第一节 婚 礼	(73)
第二节 葬 礼	(82)
第三章 结构、语义与音乐形态特征分析	(90)
第一节 还盘王愿仪式中的信仰体系	(90)
第二节 还盘王愿仪式的基本结构特征	(91)
第三节 《盘王大歌》的版本分布和共同模式特点	(97)
第四节 还盘王愿仪式中的歌腔类型	(100)
第五节 还盘王愿仪式音乐形态与风格分析	(115)
第六节 还盘王愿中的表演行为模式	(120)

第二编 蓝靛瑶（门人）仪式音乐文化

第四章 度戒与成年礼仪式音乐活动实录	(133)
第一节 广西蓝靛瑶度戒	(133)
第二节 云南蓝靛瑶度戒	(152)
第三节 云南蓝靛瑶女性成年礼	(188)

盘瑶与蓝靛瑶仪式音乐文化研究

第五章 婚礼与坐歌堂仪式音乐活动实录	(191)
第一节 广西蓝靛瑶婚礼仪式	(191)
第二节 云南蓝靛瑶婚礼仪式	(199)
第六章 节日坐歌堂、超度、祭龙、打斋、洗寨	(210)
第一节 节日坐歌堂	(210)
第二节 超度亡灵	(219)
第三节 祭 龙	(220)
第四节 打 斋	(228)
第五节 洗寨、洗家	(228)
第七章 音乐形态特征及民歌演唱套路	(230)
第一节 蓝靛瑶仪式性民歌的体裁分类	(230)
第二节 仪式与音乐、舞蹈的同型同构	(234)
第三节 转换生成——仪式歌的深表结构及演唱套路	(238)
第四节 仪式歌对唱的表演行为模式	(245)
第五节 仪式环境空间——音声结构拓展的社会成因	(249)
 第三编 蓝靛瑶与盘瑶仪式及仪式音乐的比较分析	
第八章 信仰、仪式、音声三重结构关系	(253)
第一节 信仰体系——还盘王愿与度戒仪式内涵的 比较	(254)
第二节 仪式——“道公管死（阴）、师公管生（阳）”与 同坛演法	(259)
第三节 音声——从“玉女歌班”看仪式与音声的同型同构 特征	(262)
第九章 瑶族与其他民族梅山信仰仪式音乐的比较	(267)
第一节 信仰体系及传统仪式	(268)
第二节 与梅山教有关的传统仪式音乐、歌舞、戏曲及乐器	(275)
第三节 还盘王愿与度戒仪式音乐中的 “借入—原存”因素	(280)
参考文献	(289)
后 记	(292)

绪 论

在中国华南诸少数民族中,瑶族是一个历史发展较为悠久,迁徙范围较为广阔,“原住民”色彩较为浓厚的民族。瑶族早期历史说法不一,大致有“山越说”、“五溪蛮说”和“多元说”等。一些学者认为,瑶族的族源起初与“九黎”、“三苗”以及后来的“荆蛮”、“长沙武陵蛮”、“五溪蛮”、“莫瑶”、“蛮瑶”等古代民族有关。唐代以前,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及两广境内。元、明、清时期,一部分瑶族逐渐迁至贵州、云南等地,并由上述地区辗转流往越南、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东南亚地区的战乱,致使一些瑶族漂洋过海,迁往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定居。^①

一、瑶族仪式音乐研究的“历时—共时”文化语境

从传统信仰及仪式文化的角度看,瑶族各族群社会里,既存在作为民族性宗教,以维护族群社会群体意识为主旨的盘瓠图腾崇拜因素,又含有超出瑶族本民族传统信仰意识范围,向着跨文化、地域传播的人为宗教发展的梅山教的文化因素。对此笔者认为,若想要把握瑶族传统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的要义,首先应该把握好其中的“共时”与“历时”这对时空文化关系,然后再对其中的“地域—族群”文化元素(如本土原存因素与外来传播因素)及宗教信仰层次、信仰派别(如瑶族传统信仰中的师派与道派)的并存和对比状况等予以考察,才能在其后有关音乐文化的本体和语义分析中真正做到心中有数。

若从时空关系上看,在瑶族诸传统民间信仰要素中,图腾崇拜信仰如今在瑶族传统仪式里主要表现为原存的和历时性的因素,梅山教文化表现为外来的和共时性的因素,二者分别从纵向传承为主(如以“还盘王愿”为代表

^① 参阅黄钰、黄方平:《国际瑶族概述》,9~1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日]冈田宏二:《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赵令志、李德龙译,60~6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的还愿仪式)和横向传播为主(如以“度戒”为代表的功德修成仪式)的两个信仰体系及神灵系统体现出来。在瑶族的诸传统仪式信仰类型中,主要在盘瑶中流行的“还盘王愿”和在蓝靛瑶中流行的“度戒”可说是迄今为止被学界谈论最多的两个仪式类型,同时也分别是上述两种瑶族信仰体系中的代表性仪式类型。

此外,从信仰与仪式的关系看,在瑶族的传统仪式里,区分师、道两派以及“道公管死(阴)、师公管生(阳)”和“道派重文、师派重武”,是共同存在于各支系的普遍现象。一般情况下,两派祭师各司其职,互不干涉。但在某些时候,则又两派合流(体),同坛演法。从本书所涉及的“还盘王愿”与“度戒”两类仪式看,就分别代表了上述分叉与合流两种仪式性倾向。与此同时,上述主要包含在民间宗教仪式中的社会分层、功能分化及其时分时合等现象,还通过婚礼、丧礼和成年礼等人生仪礼及其仪式音乐的展演过程间接地体现出来。因此,本书将在对盘瑶和蓝靛瑶传统仪式进行较全面的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又以“还盘王愿”与“度戒”两类仪式个案的描述和比较作为其中的重点,继而去探索在多民族梅山教文化语境中,瑶族传统仪式与仪式音乐所蕴含的系统性结构特征。

二、瑶族仪式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现代瑶学研究的近百年学术史上,一开始就曾显现出“信仰体系(观念层)与仪式(行为层)”的人类学框架性视阈,相隔不久,又陆续出现了从“仪式音声”角度的涉入者。由此,人们对于瑶族文化的认识,便从内在的骨骼、筋络扩展至外显的肌肤、颜面,而相关的学术研究也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志细化、外延至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或音乐人类学)和仪式音乐民族志领域。这样的学术研究格局,纵向跨越达半个世纪以上,其间曾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度中断,又在其后30年的恢复期得以再度续接起来。故此,对于瑶族仪式音乐研究历史与现状,便有必要从一般性研究开始,经人类学、民族志的相关研究,最后才落脚于民族音乐学及仪式音乐民族志的研究层面。

(一) 一般性研究

1. 早期研究

根据瑶学领域的共识,真正意义上的瑶族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

其初期发展过程，可以民国期间的《民俗周刊》^① 刊发文章为例，分为以下两个主要阶段：其一，《民俗周刊》始刊于1928年，其前身是《民间文艺》周刊，据顾颉刚的《发刊词》说，刊物改名，是“因放宽范围，收及宗教风俗材料”，所刊载的内容主要是民间文学作品、风俗、信仰资料以及研究、评论、通讯、消息等，所发表的许多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从内容看都与民间音乐及宗教音乐相关，但甚少从音乐学角度涉入者。同一时期，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于1928年7月第3卷第35、36期发表了钟敬文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神话读后》、余永梁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此类研究便直接涉及了瑶苗语族诸民族的传统民间信仰问题。其二，经过数年的学术思维与研究资料的积累，到了1936年（至1943年停刊），《民俗》改为季刊，无论在篇幅字数、所涉内容范围以及学术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观。研究文章也已经开始以人类学、民族学的科学方法对瑶族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广西、广东两地，兼涉贵州、云南等边疆省区。

关于广西的瑶学研究，1928年5—7月，中山大学生物系采集队辛树帜、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等前往今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村寨，首次对盘瑶、坳瑶、山子瑶、花蓝瑶、茶山瑶5个不同的支系进行考察，其考察内容包括采集生物标本、记录歌谣和生活情况，并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4卷42期和第46期、47期合刊《瑶族调查专号》上发表调查报告。1928年7—8月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派颜复礼、商承祚到广西凌云县北部6个瑶族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记录了当地被称为红头瑶、蓝靛瑶、盘古瑶、长发瑶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拍摄了大量照片，1929年出版了《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1930年春和1931年3—5月间，中山大学生物系采集队庞新民、李方桂、姜哲夫等，先后到广东北部曲江县荒洞，乳源县公坑、蓝坑，乐昌县大塘坑（均属今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和广西大瑶山的罗香、古陈、罗蒙等村采集标本，对当地瑶族包括衣、食、住、行和婚姻、宗教在内的社会生产、生活习俗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比较研究，由庞新民写成《两广瑶山调查》，于1935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1935年10月，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费孝通、王同惠夫妇在赴英国留学前夕，根据费孝通的导师史国禄的安排，到广西大瑶山南部对花蓝瑶进行民族调查和人体测量。费孝通不幸误陷捕猎陷阱，王同惠在呼救中不幸失足坠崖殉职，费孝通

① 1928—1930年始刊，1933年复刊，由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编印。

盘瑶与蓝靛瑶仪式音乐文化研究

被瑶民救出。费孝通、王同惠二人在大瑶山的考察活动内容，以《桂行通讯》为名，陆续发表于《社会研究》1936年第109、114、115、118、119、129期。费孝通在梧州、广州等地治疗期间，整理他和王同惠的调查资料，以王同惠名义写成《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发表于1936年《广西省政府特约研究专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①《宇宙旬刊》还于1935—1936年第3卷第8期、第4卷第3期发表了费孝通、王同惠的《为调查研究桂省特种部族人种》。^②值得重视的是，在《桂行通讯》和《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蓝瑶社会组织》中，不同程度涉及了瑶人的结婚、生子（含起名、满月、剪发）、成年（度斋）和丧葬等人生仪礼期间，道公参与主持仪式的活动内容和基本过程，对其自恋爱习俗活动开始的一系列民歌演唱活动内容也有颇为详尽的描写。

关于这一时期广东省的瑶学研究，《民俗》季刊第1卷第1期的“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1936年）里，江应樑的《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1936年）涉及了部分宗教音乐内容，刘伟民的《北江瑶人的传说与歌谣》（1936年）与民间音乐关系较为密切。江文除了采用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从表演行为过程的角度对各种不同仪式内容进行描述之外，还对其经文唱诵的形式和内容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分析。杨成志亦在《广东瑶人调查报告导言》（1936年）中，对他们在瑶族传统音乐艺术研究所做出的初步贡献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江、刘等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为此后瑶学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瑶族传统宗教与世俗音乐的研究建立了良好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黄友棣所撰写的《连南瑶人的音乐》（1942年）一文，刊载于《民俗》1942年第1卷第4期，可视为当时较严格音乐学意义上的一项瑶族传统音乐研究成果。该文分为引序和“瑶歌”的词句种类、节奏、旋律、调性、句法及曲谱、唱法，“瑶人”的乐器以及结论，共9个部分，对连南瑶族民歌做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当然，历经70年后再来看黄友棣先生的这篇论文，不免由于受到当时学术条件的限制，以致在对瑶族民歌的评价中，不时流露出某些带有进化论和西方中心论色彩的言论观点，若抛开这些文化价值观上的偏颇之外，该文仍可视之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开创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名篇之一。

2. 当代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继承前人的学术传统，在瑶族民间音乐的专门研究

① 王同惠：《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蓝瑶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② 详参覃乃昌：《20世纪瑶学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2003（5），55～67页。

中学者辈出，屡有佳论。^①然一方面由于“左”倾政治路线的干扰，另一方面也受到封闭的学术眼界和研究环境的限制，瑶族宗教仪式音乐研究一直未能得到官方和学界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始借助于民间音乐集成工作的逐渐开展，瑶族道教（梅山教）仪式音乐才逐渐被纳入国内音乐界学人的研究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瑶族道教仪式音乐方向陆续开展了包括广东、广西、云南、湖南等省区在内的一系列研究课题，并且在20世纪初叶的10年间，将这一领域拓展为中国少数民族仪式音乐研究中参与学者较多，理论及实践皆有积累，成果亦最为丰厚的学术分支之一。其书载方式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民间音乐集成和综合性音乐研究论著中涉及的瑶族宗教仪式内容^②；其二是有关瑶族道教仪式音乐研究已经正式出版、发表的学术论著。后者包括目前国内已经正式出版的两部关于瑶族道教仪式音乐的研究专著^③，分别研究广东、广西和湖南三地瑶族道教仪式音乐的4部博士学位论文^④以及多篇硕士学位论文。而在数量更多、内容更加丰富的相关学术论文中，除了一些前辈学者的学术专论外，还有一部分即是脱胎于这些中青年学者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瑶族传统仪式音乐论文集》^⑤一书中，收入了20余篇历年来发表的、在各个领域较有代表性的瑶族传统仪式音乐研究学术论文。其中，杨秀昭等的《瑶族宗教祭祀活动中的歌舞音乐》（1994年），于20世纪90年代由广西艺术学院专事瑶族音乐研究的学者群撰写，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术集刊》，乃是在当时我国艺术学与人类学学者对于宗教仪式音乐给予共同关注和密切交流的学术背景下，部分学术开始尝试走出以往的宗教研究学术“禁区”，从而具有开拓性、突破性意义的初期成果和概论性论著。杨民康、吴宁华的《桂、黔、滇少数民族梅山教传统仪式与仪式音乐的比较研究》（2006年）发表于21世纪初期，是作者在对云南、广西等地瑶族道教仪式音乐做过较为系统的音乐民族志研究之后，试图对之进行进

① 参见吴宁华：《瑶族音乐研究综述》，载《中国音乐》，2004（2），48～51页。

② 参见吴宁华：《瑶族音乐研究综述》，载《中国音乐》，2004（2），48～51页。

③ 杨民康、杨晓勋：《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赵书峰：《湖南瑶传道教音乐与梅山文化——以瑶族还家愿与梅山信仰仪式音乐的比较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④ 杨晓勋：《云南石材村瑶族道教“度戒”仪式音乐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8；周凯模：《广东排瑶“歌堂仪式”音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2007；赵书峰：《湖南瑶传道教音乐与梅山文化——以瑶族还家愿与梅山教仪式音乐的比较为例》，中央音乐学院，2011；吴宁华：《仪式中的史诗〈盘王歌〉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12。

⑤ 杨民康主编：《瑶族传统仪式音乐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盘瑶与蓝靛瑶仪式音乐文化研究

一步比较分析的一批研究论文之一。吴宁华的《瑶族音乐研究综述》和赵书峰、吴宁华的《国外瑶族传统文献研究现状综述》两文,则分别从国内、国外研究以及某一学术专题的角度,对迄今中国学术界的瑶族道教仪式音乐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梳理和综述。

瑶族除了分布在中国西南诸省之外,同时还作为跨境民族,散居在越南、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还有一部分迁至法国、美国和加拿大定居。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目光已经投向了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以往由于种种政治、经济上的原因,中国学者一直很难涉足这一领域,而日本、法国等国外学者则利用其学术优势,在此领域捷足先登。^①

(二) 盘瑶“还盘王愿”和蓝靛瑶“度戒”的考察研究

1. 地域性个案研究

先从原存文化和历时性的一端来看,诸瑶族支系里,主要存在于盘瑶(过山瑶)中的“还盘王愿”仪式,带有较浓的地域—民族性特点和自然宗教及图腾崇拜文化色彩。中外学者对此都有专攻。国外主要是日本学者,如在竹村卓二的《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一书里,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东南亚国家“过山瑶的两个起源神话‘槃瓠’和‘渡海’——民族精神的形成和演进”^②。中国学者则主要关注的是国内以盘瑶(过山瑶)为主的一些支系内部的“还盘王愿”仪式。^③此外,有关瑶族“还盘王愿”的音乐舞蹈研究,近10年来也已经在收集整理和专题性研究等方面产生一些较突出的成果。^④

在瑶族中,“度戒”曾经是盘瑶、蓝靛瑶及其他瑶族支系青年必经的一项成年礼及“入道”仪式。从共时的角度看,带有较多从外部“借入”的文化横向传播的特征。在“度戒”的分布上,如今,以东南亚为主的海外瑶族中,

^① 参见赵书峰、吴宁华:《国外瑶族传统文献研究现状综述》,载《音乐研究》,2011(6),24~28页。

^② [日]竹村卓二著,金少萍、朱桂昌译:《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③ 如胡起望、范宏贵:《盘村瑶族》,23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刘小春:《瑶族“还盘王愿”与〈盘王歌〉浅探》,见刘小春、丁站、苏斌主编:《桂东瑶舞探秘》,159~169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蒲朝军、过竹主编:《中国瑶族风土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黄钰、黄方平:《国际瑶族概述》,7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④ 如盘承乾、莫纪灵等收集整理:《盘王大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陈坤鹏:《坳瑶“盘王节”祭仪乐舞述论》,见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贵州省音乐家协会编:《中国民族音乐研究》,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盘瑶仍然盛行以“度戒”为主的功德修成仪式，一些日本学者在此研究领域已有不少成果。^① 中国瑶族中，“度戒”仪式今天主要是在蓝靛瑶等部分瑶族支系中盛行。众所周知，由于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瑶族从其先民集团开始，便与周围其他民族集团有过广泛的接触，其传统文化中含有较为复杂的相异民族文化成分。以至长期以来，在有关瑶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领域内，人们对这种“多源文化”现象甚为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杂糅有道教和原始宗教以及部分佛教因素的瑶族宗教文化系统这一宗教文化现象，更引起了国内外瑶族学界的特殊重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进展，便是在以往调查材料所披露的瑶族宗教中含有道教因素这一原有基础之上，许多学者又撰文肯定了瑶族宗教文化是以道教为主体这一基本事实。^② 另有学者指出：“瑶族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与汉族的比较研究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弄清汉文化，瑶族的一些文化是很难弄清楚的。”^③ 此说为寻找瑶族道教文化的来源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探索路径。在蓝靛瑶“度戒”仪式方面，近20年来，已经有包括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在内的许多著述面世。^④ 其中，黄贵权的《本土民族学视野中的靛村瑶族——那洪村蓝靛瑶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一书于2003年出版，这是作者作为本土（族）学者在该领域潜心多年的厚积薄发之作，其中第八章第二节“‘度戒’仪式及其功能”，对于蓝靛瑶“度戒”仪式的活动过程作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和深入的解释。

然而，由于瑶族分布地域广阔、支系繁多，以及瑶族传统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中存在着多源性、多相性等复杂性因素，致使目前在瑶族研究领域里，对瑶族以道教为中心的宗教文化系统进行的整体性研究还仅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尤其是从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文化方面，近10年来虽然已有一批在

① 如[日]竹村卓二著，金少萍、朱桂昌译：《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日]白鸟芳郎编著，黄来钧译：《东南亚山地民族志》（未刊稿），昆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编，1978。

② 参见张有隽：《瑶族宗教论集》，8页，南宁，广西瑶族研究学会，1986（内部出版）；赵廷光：《论瑶族传统文化》，44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法]雅克·靳穆瓦纳，郭净译：《瑶族的宗教信仰——道教》，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研究集刊》，1993年合刊本（内部出版）；宋恩常：《瑶族道教的特点》，载广西瑶学会编：《瑶学研究》第3辑，307～316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

③ 张有隽：《人类学与瑶族》，57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

④ 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6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赵廷光：《论瑶族传统文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邓文通：《蓝靛瑶还盘王愿研究》，见广西瑶学会编：《瑶学研究》，375～385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黄贵权、李清毅：《瑶族度戒初探》，见广西瑶学会编：《瑶学研究》，386～393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黄贵权：《本土民族学视野中的靛村瑶族——那洪村蓝靛瑶文化的调查与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